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三

羅陳賀莊張列傳第五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喪詔奪情起復倫勸請終制賢不從疏于朝乞令學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以爲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雖不起復猶起復也陛下於賢言言不聽計不行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願陛下行孝於賢爲萬世大君令賢盡孝于親爲萬世大臣疏入詔倫狂妄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御史陳選等交章留不

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
公兩恩歸怨朝廷賢不敢賢當國諫臣岳正張寧王徽
王淵等竄斥不遺餘力御史楊瑄於是因倫并乞追復
徽等原職以作士氣賢無以責瑄削北於是天下益薄
賢而倫直聲震天下賢卒之明年文毅公輅入閣召復
倫官改南京尋以疾辭歸築室金牛山閉門講授時與
白沙論學往來垂十年卒白沙咏太玄洞詩曰太玄在
何許乃在金牛麓綉壁不可援卌㧍我當宿洞門俯深
幽來者秉明燭呼童烹金鰲帶此千丈木倫性直戇與

公言館底裏剛腸疾惡結紳多忌之然慷慨樂善少無彼入嚴寒單衣不可忍上牀擁衾危坐友人解衣衣之歸遇乞人僵于途解以覆之去飯啓第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力不足有司欲助之堂食錢貽書責之不受也故事京官皆給隸薪錢倫卻之自察友曰此東里識也東里誠愛隸不足乎以荒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天下且家給人富況仕者隸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有道用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壯免於饑寒而且保助鄰里親戚況擴四海之富哉乃率百官捐且近

利蠱士心虧國體汚衊聖化君子是以惡乎作偏若癸容長至留飯妻語子曰瓶罄矣于告倫倫曰之旁舍乎之比舉火日近午曠如也平生不受饋遺隴畝自給學若爾一峰先生正德十六年追贈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陳白沙先生曰倫之必爲君子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才少貶狥人繼欲竊聯其身寧可得邪以其所學進說于上世且爲狂何怪也孟子稱豪傑士無文王猶興倫今所謂豪傑非歟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志青天白日足稱云　章楓山曰　羅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

意又曰一望氣魄大感動得人

陳其茂字剩夫人稱陳布衣前明鎮海人也晚居濟南之王淵遂爲濟人生而骨格高聳神氣脩潔望之非俗埃中人初治舉業赴省試所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走歸棄科舉不事務求聖學存儕以大學爲爲學次第主敬爲大學基本主一爲主敬工夫語人門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下鑰匙也天順二年謁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次言立明師補小學輔

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疏乞先寄兄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部若以謂掌部事者不知其說云何目為迂儒寢不行其一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一著學者心法天之運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

文繼熙武執競周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
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失傳千餘載至
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者由
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
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而又失其真傳焉今
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
傳可以繼朱氏矣已而因讀提學憲臣頒行勑諭教條
以爲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教不行也復採
勑諭要語參以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

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纂爲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竟不能推行其說是時吳聘君名方重於世眞晟欲以所學就正之并貲其家直得五金携兒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廷祥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元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許魯齋吳草廬亦未是道如與御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布衣平生不爲文字之學甫人家講論尸詩書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明陳白沙嘗與布衣訂武夷之遊不果白沙深念以爲

窮壤百年而欠一會云何布衣卒白沙聞之語人曰陳剩夫者吾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亦向上人也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布衣卒年六十四郡守彭桓表其墓曰大明國下兩上書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

賀欽字克恭其先世居定海後以戎籍隷遼之義州衛遂爲遼西人欽幼岐嶷稍長從習舉業心慨不自滿曰學止如是耶後讀近思錄因大省悟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此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陳白沙論學

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世爲用即日解官去執弟子禮欽言論初甚侃侃白沙誠之一日子鋒芒頗露務養使深沉和平斯爲美耳欽受教久是大飲其醇既別白沙歸閉山搆小齋肖其像事之夙夜讀書其中隨事體驗覺無要領白沙貽之書曰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於是沉味斯言杜門不出者十餘年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己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贍何暇及人久之與道日親從游日衆始內縷焉其教人一以躬行爲本文章政

欽之　以是始知有爲己之學弘治改元大學士
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兼分守漢中時欽以母老
出顧自喜曰時其泰乎吾雖不能出而天下賢
者未用矣踰月母沒而部檄適至欽上疏曰臣家居今
二十餘年矣調理病軀奉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養
職則指引後進之蒙士勉以爲己之正學幸成良材
行爲世用亦微臣圖報之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
此兹遇皇帝陛下丕紹洪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
俯舉內閣大臣承順德意薦舉人才臣之愚懇誤居首

蒙恩收録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此亦當出爲世用况臣素懷犬馬報效之心者耶但當是時舊疾未全愈臣母病卧漸危篤臣煢孤子無它兄弟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母以四月二十六日故矣浹辰而勑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悲惋莫能爲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勞淺薄驟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冒干天聽伏乞聖慈收還新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制他日終喪疾愈敢忘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報耶雖然聖

衰之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報恩之言徒付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乎是臣身固不可冒禮以進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守居喪不言之禮而默默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疏陳四事一曰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大都言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當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其間檢討陳獻章誠當代之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以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內官

不可使之內預朝政出鎮地方近日王振曹吉祥諸人之覆轍宜鑒僧道倡優充塞朝野雜皇之禮教當興教坊之俗樂宜革疏凡萬言奏入報聞後服闋薦引相屬不復起矣隱居醫閭山下號醫閭山人非弔喪問疾不出日與友生遊釣凌溪徜徉卒歲教人斷自小學始曰不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之教盛行鄉邑嘗述鄙之見竊慕許魯齋學朱文公從灑掃應對循循進篤務眞爲己之學在吾門者幸相信從如子路於孔子之言多是不信使其能信顧安有事衛輒之失哉

又曰聖賢處下的方子人肯將去醫病無不效若有門生衢路失容輙責戒曰爲學須步行小小禮儀遵守不得更說甚學有燕居不冠者曰自古聖有因若聖賢耶欽性篤實非禮弗履身範時俗不言而躬行故言出而人自信服之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恐城中亂卒焚掠欽率相戒毋入東街欽賢黃門城中人扶欽往諭衆卒羅拜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中不傷一人有邊將誘殺夾虜報功見欽即自吐服曰它人可欺先生不忍欺也欽本鄉人祠之凌溪鈞堂子士諮欽在黃門

時士諮方毀齒白沙過欽士諮能知兩翁意見輙呼曰我老先生來矣白沙坐置膝前比長有書與白沙論學白沙大稱許曰恨生不生南海有疑相與對而析衷之後舉于鄉至京陳王政十二事不報辭歸終身不仕白沙嘗勸欽讀佛書欽不答士諮奉書疑辯白沙亦不報增城湛若水問爲白沙曰欽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又問白沙曰吾子不聞程子云謙禮者可令讀莊列之說乎若水出而嘆曰甚哉大道之難明以行也賞銑曰賀克恭篤行淵雅曾幼安之流亞

莊昶字孔暘直隸江浦人也年十一里選爲諸生十三考冠諸生受月廩時稱奇童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與陳白沙爲道學賓友憲廟欲設上元燈山燈令史館賦詩昶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三人不奉詔同上疏諫三人皆外謫而昶得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等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值二艱歸隱定山不起王三原欲爲葺其敝廬辭曰昶平生不欲費人其天性也昶持身則慕伊川接人則慕明道白沙甚高其人品奇之詩曰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

幾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吏見伊川帽桶高呆性最蒙於詩傲睨一世詩有放翁橫逸康節理趣與白沙詩嘗往來而未嘗與白沙問學然其立論有曰天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見入耳出口至于汲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或曰杲殆聞道者也弘治七年上以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特古取之應天巡撫都御史何鑑請定山勸駕先是冢宰王恕大司寇

張瑄都御史虞瑶御史朱德督學王鑑知州萬本薦昶

相繼部檄累下不肯起大學士丘濬嫉之語人曰引天

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吾當國必殺之及是昶乃憣然

出應命曰吾承特召而不行罪可逭乎大學士徐溥語

郎中邵寶曰定山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後謂東陽曰

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東陽唯唯比昶見之東陽戲

曰公今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起詣吏部長揖不拜

冢宰耿裕起延之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或謂其太傲昶

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東陽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宜官此遂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涖官十二日中風疾遷延野寺中明年乞告未得允即歸定山其年瓊臺亦卒又明年考察南京吏部尚書倪岳遂以老疾罷昶官昶亡何亦卒初昶之在告也白沙貽之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是時昶與獻章齊名世稱陳莊昶居定山三十年不出既出復求告歸或者疑之公甫終老於白沙世遂以是爲優劣

論曰世言定山詩人耳未可語道學之士豈詩與道異

乎定山之不得諧乎道也非余所知然一時講道君子人人皆與定山相愛重其亦一代人豪與劉其承召而出不背君矣三揖而進不失巳矣又與世之患失得者異乎湛若水訪之出而嘆曰定山蕭然灑洛望之知為有德人也士令人愛紫此可不謂有道之君子哉

張元禎者初名元徵南昌人也元禎生五歲巳稱奇童寧靖王召使為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自為儒器巡按御史韓雍見之嘆曰此人瑞也為易今名字之曰廷祥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翰林為編修元禎身軀弗長

細而臞兩目如熒星音如洪鐘言論手采揭揭然獨高一世時選給事中皆重軀幹元禎建言不宜論軀幹惟其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耳諸給事惡其言格不行茂陵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時宰迂其議遂多不合請告歸家元禎少時從父至考亭慨然嚮慕至是家居益自究心理學與陳士賢羅彝正陳公甫共以道學相賓友諸人各樹門戶而元禎孑然中立與聘君倡起江右而弗睦于弟元禎訟言誅之責其虛名盜世閩南陳剩夫欲補劉朱正學造廬而就正焉學者稱東

白先生名日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
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及擬幾萬言錄成陞南京侍講
學士乞歸養凡九載爲弘治十二年修大明會典交薦
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經筵日講孝宗特爲低几就
聽嘉悅時上已加眷注值母憂去服闋薦起爲南京太
常卿會修通鑑纂要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
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掌
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
請講孝經小學仍令左右伴讀執經旁聽殿下退於不

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上閱疏欣納亟索太極圖以覯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會不豫正德改元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卒元禎入仕籍四十餘載而退居家者三十年茂陵初與諸君子講學里中天下士想望風采迨以纂修再出在吉路者多詆其干進窮其為人孤峭峻拔以是不容於時初年嫉惡不可近晚益寬厚自貶抑卷吏純粹嘗與白沙講河圖于西山後貽白沙書曰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白沙復以已見相質正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四

蔡陳林李魏列傳第五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王三原爲冢宰用之吏部已丙艱起復又還禮部弘治十三年彗星見清言于尚書曰前歲清寧宮災科道官請以今歲所受朝士所賂濟接行賞罰公論所指其爲姦之首某某爲佞之魁今儼然猶在朝班予所既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夫以皇上所親見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况於其他可以聦惑於萬里君

門之外者哉紀綱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不日壞故欲消今日之天變當正今日之紀綱於是諸人共側目清而清自剛著聲遂請告已起掖察副使督學江西與寧藩不合引疾致仕友人孫九峯質之清子書曰清之所以見怒於寧王者有四事一是賀王壽日獨去例服中蔽膝二是三司官朔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請三司先謁孔子三是王憾林都憲待以殊禮清與待以厚王遂併怒清摘四是何俊子所主故發檄械付獄清不能詩文清據理正對榜甚惡而同僚遂有相傾者以是累

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據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求致耳歸數年正德初逆瑾專政斥逐中外大臣清雅有時望起清爲國子祭酒以厭人心清未及出而卒清篤志好學至老不倦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其派生平精力盡於此舉擬闡觧有四書易蒙引而於易尤邃四方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清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旣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故自號虛齋

其教學者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或言家引特資舉子業清曰前輩道學先生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隱括以時文之式便爾舉業何得別有道學之一途溫陵一方文物之盛寔始於清家極貧位至腰金恒借貸賸卷與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而始終一貧債負展轉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而令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它人貽憂父毋才之踈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

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則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綠
陋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
自勵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清平生飭躬勵
行動準古人其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
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巳之私而巳矣所謂
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
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
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

善學柳下惠之法也丘瓊山曰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
進之于古人儲文懿公巏曰見介夫令人鄙吝之心頓
忘至今經學之士無不知有蘆齋先生云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其先瑞安人
戍籍興化茂烈少孤襲戎役旦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
憐其劬弱亟止之翁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學忽有悟
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
學之法與作省克録以自考甘貧樂道初計偕寒具不
能辦一甀成進士奉使廣東諸司以故事致贐悉謝却

曰吾窮時授徒尚不欲受一束修之餽況今日耶即往見陳白沙先生執弟子禮師事之白沙告以爲學須主靜一退作靜思録終身佩服焉初仕吉安府推官吉民祭然郡守張本務嚴擊茂烈特大惻怛至誠徐輔以寛讞司亦深峻茂烈徐爲開解得冤霽上下孚之入京考績還至淮值嚴寒衣單幾凍死召爲監察御史一薦素識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彈劾不避權貴戶部尚書侶鍾諸言官累論不能去茂烈竟奏罷之念母春秋高上疏陳情乞歸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義祥不幸早

長毋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
前任吉安府推官毋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
來京毋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
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
叨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
福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幃衰邁
照如飛毋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毋年
可以多得也兒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毋一子各
處千里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難與

謂節臣旣思毋則報主之心亂毋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徵臣心可憫毋心猶可虞也伏望皇上憐毋子孤苦乞勑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寔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歸奉毋竭甘旨妻共粗糲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一蒼頭給薪水郡守嘗遺二力助汲閱三日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隘口食也還之日坐斗室究極四書五經

與占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日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士茸耳正德中守臣累上其孝行下吏部吏部以茂烈
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辭不拜既又
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曰陳茂烈清苦可嘉有司
其月給米三石資孝養茂烈又辭免疏曰陛下隆孝理
之化表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豈獨臣一家之
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什安于
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蓋
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

臣毋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養竟
未酬涓滴之恩且毋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
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制曰朝廷
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
不准辭其後毋年九十茂烈未有嗣息心切憂之方抱
疾毋卒強起號哭寢處地而疾轉亟遂卒同邑大司寇
林俊具棺殮爲擇其族子使後之御史王應鵬列狀上
聞以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
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仍廩其配蔣氏終身焉蔣年

枯槁以成茂烈孝廉茂烈自以為賢於列子妻也茂烈平生尊事俊俊誌其墓曰茂烈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克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人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

論曰虛齋蒙引今學士家人人誦法其說如集註之有程朱也虛齋不以道學鳴而明道功詎下於講道諸君子乎明以經書取士道學正脉固在此不在彼陳孝廉斗室自樂追尋陋巷遺風乞歸終養似守江門衣鉢孔子欲得狷者而與之微斯人其誰與歸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也成化丙戌舉人會試見白沙于
師遂納贄而稱弟子而是年白沙下第歸不復出矣光
亦深居青湖築室欖山閉門靜養與白沙書曰端默深
月從此得此光嘗服膺夫子朝聞夕死之說以爲聖言
激切若此必不欺天下誤來世所謂聞者斷不在耳目
之間陳迹之上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
處總是閑也從白沙問學既有年一日忽深契了自然
宗旨以書質正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這箇
克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

如一團水相似都滚作一塊又各各飽滿不相干涉若
前輩謂堯舜事業直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今而始知其
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
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亦各各有落着處曾點三三兩兩看
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箇本色千
古惟有孟子勿助勿忘之說最不犯手段也白沙見書
大喜遂答曰病卧在牀忽得此柬讀之不覺沛然今之
天真也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光之學務自得故其

驗獨有卓見若此光得白沙爲之師隱居靑湖以終
樂不復會試後巡撫朱英薦起白沙乃復徵有司勸
之出適光父憂服始闋乃慨然曰先人見背母老家貧
其以祿養可乎從計偕得副榜授平湖教諭升官明日
有疏請教風化養廉耻詔亟行之時在當事諸大夫特
過之以賓師之禮示尊異秩滿轉兗州府學教授母尋
卒遂歸服除若將終老于欖山白沙貽之書曰子在今
日祿雖不遠而道足以行委吏乘田先聖所不辭也起
補嚴州府學教授使孫需薦陞國子監博士孔廟災疏

言祖原孔子之心必不安於天子禮樂之祀廟號宜稱
先師孔子不必加以煩辭尊之過禮著有進學解以教
胄子滿三載陞襄府左長史疏請建諸葛武侯祠于隆
中守王府中之政令官僚各效其職王深敬禮之叟祇
十年始得請致仕進階中順大夫白沙語人曰從吾遊
得此道而能踐履者惟緝熙耳人稱南川先生湛若水
曰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洛以達于洙泗當是時得
其門而入者南川一人而已子時裒能傳父學舉鄉書
仕爲郡太守

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中與兄承芳同舉于鄉已第二人清修苦節好古力行不附與世俛仰承芳字茂卿登進士世卿遂不會試時白沙以道學名重天下人或此其禪承箕心獨喜其說不遠數千里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不及爲學之方久之承箕曰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日躋而道存者乎及歸白沙贈之詩曰上上崑侖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

了世卿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吾沸絲棼思一劃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頗喜吟味時與同志士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滿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洗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霄雨交至倏然兩霽天日清明茂卿官大理寺亦謝歸相仲之間白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世卿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或曰其殆有以自見也夫

魏校字子材崑山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校事父母至孝夙興必省夜必視寢所晤語無惡乃仰安父母疾累晝夜目不交睫其天性也平生篤志聖賢每若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南曹多暇日校則每集諸名士講學正德九年召入兵部為職方郎校見諸佞幸多用事遂請告嘉靖初起為廣東提學副使教士顓在德行士有德行者或以名聞不事者校文既輒進上等儀廪之閒有無行者即文藝累在高等輒黜之士民莫不相率而興於行通省禁火葬令民興孝道

生教以三時分肄歌詩習禮演樂自洪武中歸幷叢林一切菴場寺觀諸淫祠毀絕無遺或改爲書院社學僧尼盡令還俗巫覡編爲渡夫風俗爲之丕變崇正闢邪之功從昔未有也教諸生靜坐謂之坐齋出則儒服搢紳矩步委蛇無敢失容者體仁說令學者內省氣象自中達外如春風之和乃見仁體辨以受大起歷大理少卿大學士璁薦陞國子祭酒進講經筵將擢少詹上不說改太常少卿罷歸卒贈太常卿謚恭簡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學者稱爲莊渠先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五

王守仁湛若水列傳第五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及第第一人累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兒時好游戲而讀書過目輒成誦問塾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華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守仁亦自是罷兒戲從攻舉子業弱冠舉于鄉乃又學兵法習騎射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尋請告歸築室陽明洞中與上虞人許璋講

學守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守仁時與談論每自喜時人莫之識也數載復起官補兵部主事武宗初南京給事中戴銑等論閹瑾逮繫守仁上疏救之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棘中皆鴃舌夷人守仁因俗為道誘化其子弟甚喜宣慰司時致薪米酒肉來餉不甚卻之以為爵之亦可受也然世念盡已解脫於是益得悲纆其故所習經傳多新得繇是與朱氏說牾自成一家言副使席書督學貴州特創書院居守仁率諸生尊事守仁為師居四年陞廬陵

知縣明年瑾誅陞南京刑部主事尋召入爲吏部與尚
修湛若水倡道京師於是京師人知有王湛之學相㕘
講不輟南海方厳夫秩居守仁上降執弟子禮已繇員
外郎郎中出南京少府卿鴻臚卿又歷川秩三載弟子
從益衆而兵部尚書王瓊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可
大用是時南贛汀漳等處山賊數出爲亂前是撫臣不
能制瓊言守仁于上詔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巡撫
往事賊至多用招撫紓旦夕守仁曰去惡草者不絕其
根終當復生我兵積弱如養驕子焉能殺賊古之善用

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敢勇敢戰之夫摧鋒陷陣之能乎徧檄諸郡縣募選材官力士立之節制教習之仍令以三之一赴軍門參藉兵間諜守仁時巡歷門命騎射行賞罰可不數月驍驍皆可用而守仁智計復神秘不可測是時閩粵命剿滅賊與兵備稍違制遂失利於是守仁自帥所選士涖上杭督戰遂禽其大酋詹師富斬馘二千六百有奇破巢四十三奏報加俸　秋守仁止念南安龍川諸峒酋未殄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乃上疏曰臣按

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今報已將數萬不啻十倍於前矣臣嘗深求其故盜賊之日滋繇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行於長惡怙終之寇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豈得已哉南贛之兵素不練養以此禦彼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始也特出於不得已今也遂守以為當策以臣觀之豈盡兵之一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皷之

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也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務一人心而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

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此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

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
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酌其罪惡之淺深而
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比於大軍之舉臣
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
滅臣亦無以逃其死矣至王璦慨然曰不與此人權將
誰與也覆請降勑改提督手守仁兵符於是守仁益得
自展樹用是時橫水賊酋謝志珊藍天鳳洊頭池
大鬢皆號娑𤩽自稱盤皇子孫僭王號署僞官而池大
鬢尤黠桀守仁曰攻此諸賊當如攻堅木先其易者

後其節目首欲先攻橫水乃先爲文招撫洌頭遂降其黨黃金巢劉遜等使從征大鬢已在羈縻無敢越一步出撓我守仁得以壹意進攻橫水及破橫水禽謝志珊大鬢始遣其弟池仲安帥二百人佯詐降守仁後使從攻桶岡及破桶岡禽藍天鳳池大鬢始懼大爲戰守計備我而守仁既破桶岡還故縱仲安還寨遣使賜大鬢牛酒大鬢語使人曰非敢抗天兵自取死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旦夕不忘襲我今者不解甲自保耳珂志高積與大鬢抗故大鬢恨之守仁遂因珂志高等欲誘

大鬢來見陽爲怒珂志高立移文召使來欲爲大鬢誅
井賊大鬢益喜甚守仁下教國中曰横水桶岡已蕩平
浰頭淵化百姓可享太平無事散兵撤備示不復用大
鬢遂以其驍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慰諭宴犒之
甚設大鬢喜過望會正元守仁張樂行宴賞伏士以待
引大鬢等魚貫入即僇之庭無一脫者遂使珂等爲鄉
導帥師至浰頭悉其黨殲之守仁前後三捷俘斬萬有
奇破巢百有二十立縣治以撫其餘衆焉進右副都御
史官一子錦衣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無與成功名

者每蹈徙轍歸本瑗不容口而內閣首臣楊廷和與焉交惡因而嘗及守仁矣守仁雖以夕帝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十四年宸濠反守仁遂得以故所便宜權制起集各郡之兵而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計曰濠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乃以宸濠僞檄隨疏封進上變曰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

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凛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濠侍劉養正李士實二人為謀主二人勸濠先取南京守仁謀所以牽制之乃多造間諜沮濠使南京因得備濠即又慮張疑兵不為欲攻南昌者濠留南昌十餘日不敢發探知中外兵無行至乃

令宜春王拱樤居守自引兵六萬號十萬至南康出九江皆下之進圍安慶安慶人登城罵濠濠自將師攻之不能下是時守仁已率列郡兵夜啣枚破南昌濠聞之解圍還救劉養正李士實勸濠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濠不聽竟返守仁聞之喜謂伍文定曰濠志雖大而無遠略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當不戰而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攻瑕則堅者瑕也遂督兵出御陽湖迎擊大敗之遂禽濠初濠之反也朝議洶洶

兵部尚書王瓊大言曰豎子素行不義吾又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今已禽之不久當有捷報及是僅四旬也將上已爲幸臣張忠許泰等從臾親征守仁遂獻俘其可挽乘傾中止道遇內臣張永守仁知永不黨忠泰等言永曰江西百姓苦濠久矣民困已極六師至此更何以堪土崩之勢可立見也永深然之守仁遂以宸濠授永永因得以留上南京忠泰等耻大功爲守仁先得之讒守仁于上曰守仁始同濠反天兵猝師禽濠自解耳永先爲上陳守仁忠幷有功狀上深信之　謂忠等

曰王都御史乃我家忠臣若何言乃爾乃命守仁
出巡撫而張忠許泰等猶恨守仁不已復率北軍散
入下南昌大羅織濠黨五閱月始去百姓苦之守仁功
抑不賞加謗議焉世宗入特降璽書召入論封已宰衡
持國喪不可行宴賞沮其事守仁遂乞歸省上許之陞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其冬論封特進柱國新建伯
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食祿一千石世世
勿絕而是時同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守仁兩疏
辭免不敢受爵願并推錄諸勤王者功溫旨慰諭不聽

尋外艱居越六年不召四方從遊士日益衆忌者益咄
然詆爲僞學不顧語諸生曰不患言謗惟患以身謗耳
嘉靖五年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鏌奏誅田州不用命土
官岑猛而請易以流官土酋盧蘇王受挾猛之子以叛
上乃召鏌還以左都御史即家起守仁往治之盧蘇等
故已畏憚守仁威名而守仁意亦不欲多殺疏請一切
撫綏其言流官非便而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岑氏
不可至則班師徹旅使人開諭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
尊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

嶺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曰
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守山水滌田山迴府治新千萬
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勦此丕告後
人守仁不遺一矢撫定思田是時西粵邊郡歲苦八寨
諸蠻及斷藤峽牛腸六寺等徭賊守仁欲以便宜從事
按軍討之會姚鏌先徵永順保靖二宣慰兵適至遂調
蘇受等共相犄角分道深入盡擒其巢穴蕩平之八寨
蠻開國來韓都將以數萬衆不能平今盡掃除斷藤峽
惟雍大創之後未有三此者也守仁方議增設衛戍以立

公撫綏次第上疏而病作矣遂乞骸骨不候代徑北歸過五羊開講院與士大夫講學平旦談微自藩臬至于庶所莫不拱聽歸度大庾而卒守仁之起由瑯薦也尊故不能善守仁以瑯強之尊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圖安南入粤西使偵其要領守仁寢弗應及恩田功成尊心忌之已而峽寇又平守仁捷疏盛稱諸盜縱切之禍階陣俘馘之多上覽奏曰此捷音近於誇詐尊因奏衆守仁擅離重鎮且斥其學術詔停卹典并其世襲父之仁正億始得襲錦衣副千戶隆慶改元兩京言官交章

請復守仁世爵下廷議皆曰守仁不顧九族[illegible]國家大難功高賞格公論爲慨宜世爵如[illegible]皇帝初立詔曰可守仁贈新建侯謚文成子正億嗣伯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初尚氣節及謫龍場蛇虺與居自爲石槨待盡。日端居澄思倏若神啓大鮮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爲始終始悟人生學問只在此點良知起官歷艱危變益信良知二字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故晚年時時舉以示人嘗曰吾此學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豈可易說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

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其徹上徹下語也守仁名位日尊謗議日熾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弟子曰先生功盛位崇媢嫉者謗耶學駁宋儒泥同者謗耶守仁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往吾名根未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眞是眞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蘭谿唐龍勸守仁徹講釋交守仁喻以爲金淘沙不能舍沙求金也嘉靖中一時道學稱王湛萬曆初與陳白沙胡敬齋同時從祀孔子廟庭

贊曰陽明先生我昭代大儒也其御烏合籠豪儁待宵人蹈險出危俶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資兼文武學跂聖賢蓋悅末學之支離獨守良知之妙悟無語謙之曰致良知三字真孔門正法眼藏噫夫釋氏語奚以謂美吾道哉服儒之服誦佛之言人目為禪何怪焉韓愈氏曰人其人火其書敢以望於後學君子

湛若水字原明增城人也初名雨子民澤舉于鄉從其駱引從講學于白沙先生之門白沙先生殁僉事徐紘爲勸駕出會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王陽明倡道學于京師學者稱甘泉先生母喪歸廬墓三年士之來學者若水咸館穀之開禮舍僧寺令習禮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其學自謂白沙傳以道要曰勿忘勿助之間揭示學者以隨處體認天理皆明道語錄也嘉靖初起考九年滿陞侍讀上以暑月輟經筵疏陳人主不可一日不親賢講學廢

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臣職在勸學願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爲禁止舊德老臣如楊廷和衍望如孫交林俊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敬畏之心擇內臣老成端謹者給使左右以取承弼之益尋陞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疏求大德王道上嘉納上與敬一箴成若水復上疏曰臣前所陳天德王道不於愼獨者非他也即聖諭所謂敬一是也要在有以深

契夫堯舜以來相傳精一執中之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不雜之謂也二言極爲明切純而不雜即天理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即此也存心不忽即敬以體認乎天理者也即孟子勿忘勿助之謂也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自見焉上下與天地同流帝王之盛德大業盡此矣若水蓋本其所學以獻也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十二年進古文小學十五年上二禮經傳測累遷南京

禮吏兵三部尚書若水所至多門徒必建書院祀白沙
御史游居敬上疏論之曰王守仁之學主於致良知湛
若水主於體認天理皆祖宋儒陸九淵之說而少變其
辭以號召好名嫉利之士然守仁謀國之忠濟變之才
自不可泯若水迂腐之儒廣收門徒私創書院其言近
是其行大非乞戒諭以正人心端士習時若水年已七
十屢乞休上每降旨留用於是詔毀書院而已若水在
南都最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閭俗侈汰定喪祭之制
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

沉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若水買地城
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盡毀私剏庵院僧尼
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歸用所居尚書府立祠
堅所置倉廪以館穀多士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年
九十餘猶遊衡嶽訪鄒謙之吉州謙之率其同志友及
門人二三百人走迎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酳一遵古
養老禮惟謹別歸謙之淚下霑襟若水曰謙之何悲甚
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予過十年重來晤公也歸迨九
十五而卒謚文簡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皆若水太學

時門人文德稱其德壽如舜信稱其功在禹右皆以體認天理見之文德嘉靖八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時備數職翰林奉旨撰玄文文德旣講理學所撰不稱旨會推南京吏部尚書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以爲訕謗削籍去蔣信以歲貢士入京贄拜受業於成均若水與之論學數月信歸若水送之曰吾道西矣信年四十六始舉應天再會試始成進士歷官按察司僉事嘗語同郡冀元亨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即根塵無安腳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其

學與若水有心傳寄證云若水自家祖父故業田連阡陌益增買歲入數千金及門士皆受其廩餼而自好宿肉沙飯居漂搖危樓　人皆異之又嘗蹲鴟飯必先啖如卵大者二以故暮年而神氣常王

論曰余少時猶及見甘泉先生爵齒德獨尊於一時誠一代之遺老也國中諸大夫士咸爲之憲老乞言學與陽明先生並鳴當代然晚年體認鄉人之口滋多豈文莫猶人躬行君子吾未有得乎道之不明不行也無怪也檇李支大綸曰王湛之學卽出于陸亦何詭于聖人

生徒聚講即有虛談豈不愈于商財射利之黨書院即

并勑建亦何愧于淮祠梵宇之輝煌居敬不彼之攻而

操戈以戕謫法孔子之徒其無忌憚之小人哉